

# 《贺后骂殿》

## 主要角色

赵光义：老生  
 贺后：正旦  
 赵德元：小生  
 赵德芳：小生  
 潘洪：净  
 张永恩：老生

## 情节

宋太祖赵匡胤，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俨然为开国皇帝。母后独孤氏，屡见历代幼主受祸，创兄终弟及之说，为宋朝家法。太祖不敢违母后之命，亦慨然允许。太祖度量深沉，弟与子毫无歧视，而赵匡义（庙号太宗）已万分焦虑，有迫不及待之势。烛影摇红，难逃后人史笔，只以官讳边密，当时不敢传播耳。噫！独孤氏一言，起萧墙之祸，手足间凶终隙末。竟至于如此，此剧系太祖宴驾之后，赵匡义袭位，朝廷大臣，因独孤后曾经颁发懿旨，俱无异言，惟太祖之后贺氏，寻思再三，以为孤儿寡妇，若被人欺蒙，不免难以存活，乘众公卿朝贺之时，率领二子上殿。质问其如何安置。大者一时言语卤莽，恐遭不测之祸，撞死阶前。贺后有此机会，啼哭叫骂。竟欲以身殉之。赵匡义不愿受逼嫂杀侄之恶名，亲自抚慰，复命众公卿竭力解劝。将小者封以王爵，赐宝剑金铜，得以便宜行事，压服群僚。贺后心虽不甘，而面子上只好欣然谢恩，退归府第云。

## 根据《戏考》第三十三册整理

（张永恩上。）

张永恩（念） 家住在西洋，扶保锦上邦。字会阴阳算，与主定家邦。  
 （白） 下官钦天监张永恩。因先王宴驾，二主登基，命我天地台前，改写天赐国号为太宗元年。改写已毕，回禀圣驾得知。金钟三响，圣驾登殿来也。

（【吹打】，四太监引赵光义上。）

张永恩（白） 臣，钦天监张永恩见驾。命臣天地台前改写，天赐国号为太宗元年。  
 赵光义（白） 呈上，御笔亲题，将来挂在殿上。  
 张永恩（白） 领旨。  
 赵光义（白） 呈上龙旨：老王宴驾，新君登基。一赦欠粮欠草，二赦狱中囚牢，三赦临阵脱逃。倘有十大恶者不赦。外廉官扶升三级，内朝官上殿讨封。

（众朝官引潘洪同上。）

众朝官（同念） 新君登大殿，文武叩丹墀。  
 潘洪（白） 臣与我主叩贺天喜。  
 赵光义（白） 潘爱卿，你女驾坐昭阳，封你掌朝太师谢恩。潘龙、潘豹封为国戚在朝。众卿扶升三级，领旨下殿。  
 潘洪（白） 满朝文武上殿讨封，不见继业上殿讨封，想是他心中不伏，趁此机会，动他一本。  
 臣启奏万岁：满朝文武上殿讨封。不见继业上殿讨封。想是他心中不伏我主，就该拿问。  
 赵光义（白） 与孤传旨：继业上殿。  
 潘洪（白） 万岁有旨：宣继业上殿。  
 杨继业（内白） 领旨。  
 （杨继业上。）  
 杨继业（念） 忽听君王宣，迈步上金銮。  
 （白） 臣继业参见陛下！  
 赵光义（白） 潘龙、潘豹，将帘卷起！  
 杨继业（白） 哦哈呀，我道是老王登殿，原来是二主篡位。罢了，呸！罢了！老王爷呀！  
 潘洪（白） 启奏陛下：继业上的殿来，仰面视君，有欺君之罪，我主就该拿问。

赵光义 (白) 好一杨业，上得殿来，仰面视君！  
潘龙、潘豹，推出午门斩首！

(杨继业下。)

潘洪 (白) 刀下留人！  
启奏陛下：继业杀不得的。

赵光义 (白) 怎样杀不得？

潘洪 (白) 杀了继业，他有几个虎狼儿子，杀上金殿，何人是他的对手？

赵光义 (白) 依爱卿奏来。

潘洪 (白) 依臣本奏，将他谴回家乡为民。

赵光义 (白) 依爱卿本奏。将继业赦回。

潘洪 (白) 万岁有奏：继业回桩。

(杨继业上。)

杨继业 (念) 只说法场死，死而复又生。

潘洪 (念) 不是我保本，焉有你性命！

杨继业 (念) 斩也由他斩，何劳你作情？

潘洪 (念) 既然不怕死，何必上龙庭？

杨继业 (白) 谢万岁不斩之恩！

赵光义 (白) 非是朕不斩与你，潘爱卿苦苦保本，老王在世曾赐你百亩花园，将你全家打在花园受罪，囚男不囚女，囚单不囚双。在百天之内，离了京地，就是罢了；若还不离京地，斩你个二罪归一。死罪放过，活罪难免，职蜀御案，下殿去罢！

杨继业 (白) 领旨。  
(西皮摇板) 在金殿忙辞罢职蜀御案，  
恨潘洪暗地里把本来参。  
气昂昂下金殿珠泪满腮，  
回府去与太君细说一篇。

(杨继业下。)

(赵德元、赵德芳同上。)

赵德元、  
赵德芳 (同西皮摇板) 老王爷晏驾归海境，  
翰林院又来了大二太保。  
站立在宫门外一声来请，  
请出了我皇娘细问分明。

贺后 (内西皮导板)  
(贺后上。)

贺后 (西皮摇板) 本后离了昭阳宫。  
又见娘儿面带泪，  
为娘把话来说分明：  
你父晏驾龙归海，  
怎不上殿去讨江洪？

赵德元 (西皮摇板)  
(贺后、赵德芳同下。)

赵德元 (西皮摇板) 大太保上殿去讨江洪。  
文官面前施下礼，  
武将队里打了躬。  
哪个保我登龙位，  
我与你皇叔御弟称。

潘洪 (白) 满朝文武听者：哪一个保大太保登基，与那继业一例治罪。

赵德元 (白) 好贼！  
(西皮摇板) 潘仁美吓住文共武，  
并无一人敢应承。  
二次我把皇娘请，

(贺后、赵德芳同上。)

赵德元 (西皮摇板) 请出皇娘说分明：

奸贼吓往文共武，  
 并无一人敢应承。  
 忽听皇儿把话明，  
 倒叫哀家吃一惊。  
 这才是人在人情在，  
 老王一死谁有情？  
 何用文来何用武，  
 为娘保儿上龙庭。  
 拉着皇儿金殿进，  
 又见二主把基登。  
 我儿上殿破口骂，  
 骂出祸来？  
 骂出祸来娘担承。  
 皇娘、皇弟请回宫，  
 (贺后、赵德芳同下。)  
 大太保上殿骂江洪。  
 不言不语一旁站，  
 他问我一言答一声。  
 金风不住浇掌殿，  
 长随官手执一炉香。  
 吾兄得病龙床上，  
 寡代钦文武去问安康。  
 潘仁美一旁把本上，  
 用竹签刺死我兄王。  
 我兄王晏驾龙归海葬，  
 众文武扶寡人坐了家邦。  
 自古至今从实讲，  
 哪有个弟谋兄位夺了家邦？  
 我这里撩袍把位来让，  
 (赵光义起身。)  
 学一个尧舜与禹汤。  
 我主既要让位，将文武官宣上殿来，大家商议。  
 潘爱卿一旁把本上，  
 我将错就错错上讲，  
 大太保皇儿听端详：  
 你父晏驾龙归海葬，  
 论宗派也该皇叔执掌家邦。  
 劝皇儿不要把话讲，  
 一定封儿为贤王。  
 你不必妄言往下讲，  
 大太保心中怒满腔！  
 既然你把江山坐，  
 你我就是一个娘！  
 皇儿真是太无礼，  
 上得殿来把皇欺。  
 慢说皇儿大太保，  
 亲生父母难容的。  
 叫声潘龙与潘豹，  
 绑出午门取首级！  
 (潘龙、潘豹绑赵德元。)  
 大太保金殿受了绑，  
 回转头来骂奸党：  
 文看文来武看武，

凭着何物在朝堂！  
 不过你女生得姣，  
 才封太师在朝房。  
 骂得奸贼无言语，  
 又回头来哭父王。  
 (哭板) 哭一声父王难得见吓，父王吓！  
 再拜养儿亲的娘。  
 人活百岁也是死，  
 不如一死见父王！  
 (赵德元碰死，下。贺后、赵德芳同上。)  
 贺后 (哭板) 大太保死在金殿下，  
 好似钢刀把心挖。  
 哭声皇儿死得惨，  
 不由本后咬碎银牙。  
 上得殿来破口大骂，  
 潘洪 (白) 臣有本启奏我后。  
 贺后 (白) 奸贼吓！  
 潘洪 (白) 忠臣的本也不准了！  
 贺后 (白) 昏王吓！  
 (西皮摇板) 骂一声赵二社无义的贼！  
 杀死兄王坐江山，  
 又把一个皇太子逼死殿下。  
 你好比司马师进宫杀驾，  
 又好似红娘女怀抱琵琶。  
 恨不能把昏王千刀万剐，  
 恨不能把昏王油锅去炸！  
 你好比杨广我来咬骂，  
 赵二社在龙庭并不答话。  
 母子们坐在这金殿以下，  
 看一看赵二社怎样开发？  
 赵光义 (西皮导板) 大太保碰死在皇宫金殿，  
 (哭) 儿吓！  
 (西皮原板) 好一似寸钢针把孤心穿。  
 大太保年纪小见识实浅，  
 上殿来讲了些不逊之言。  
 孤若是不把那冤家来斩，  
 怎能得做皇位压服朝班？  
 并无有忠良臣子上殿保劝，  
 碰死了我皇儿赵德元。  
 手扶着九龙案往下观看，  
 他母子哭哀哀甚是可怜。  
 赵德芳哭他兄不得相见，  
 皇嫂嫂哭的是皇儿德元。  
 她那里哭骂我以礼不端，  
 只骂得众文武绉锁眉间。  
 只骂得坐不住金銮宝殿，  
 坐江山如同针毡，坐立不安。  
 莫奈何我只得忙下金殿，  
 潘洪 (白) 臣接驾。  
 赵光义 (白) 哎，奸贼！  
 (西皮原板) 又见那潘洪狗奸谗。  
 我兄王以你恩实非浅，  
 你为何使毒计夺兄江山？

下竹签害死了龙两段，  
 奸贼你不信殿角观看：  
 害得那孤儿寡妇大似可怜，  
 今世里不能得再相见。  
 金殿上把冤家来斩，  
 我皇兄定报仇在于九泉。

潘洪 (西皮摇板)  
 埋怨埋怨真埋怨，  
 埋怨为臣也枉然。  
 坐江山本是你情愿，  
 为什么口声声骂我臣奸？

赵光义 (西皮摇板)  
 埋怨埋怨错埋怨，  
 我埋怨爱卿也枉然。  
 江山本是我情愿，  
 不应把卿来埋怨。  
 太师莫跪一旁站，  
 再与贺后把话言：  
 封王侄八大贤王府，  
 封皇嫂职掌万仙宫。

贺后 (西皮摇板)  
 既然封我万仙宫，  
 凭着何物管三宫？

赵光义 (西皮摇板)  
 好一个伶俐贺氏嫂，  
 言言句句理在先。  
 我既封她万仙宫，  
 全凭何物管三宫？  
 三尺宝剑挂红绒，  
 宫娥彩女听分明：  
 哪家不准贺后管，  
 王法定斩不容情。  
 凹面金铜振中原，  
 每日上殿把铜随。  
 封皇儿八大贤王府，  
 金铜代孤管朝班。  
 上打皇亲与国戚，  
 下打文武二班臣。  
 叔皇金殿也许你，  
 当面动铜孤无言。  
 恨不能把儿封上天，  
 你是我赵门后代香烟。  
 上前来拉起儿太保，  
 叔皇把话对你言。  
 来来来，随皇殿前下晓谕，  
 满朝文武听我宣：  
 朝中新封八王位，  
 你们多要把他来尊。  
 哪一个不服八王管，  
 凹面金铜不容情。  
 上打皇亲并国戚，  
 吓，万岁，打死皇亲国戚，该问他什么罪呢？

潘洪 (白)  
 赵光义 (白)  
 (西皮摇板)  
 你听着。  
 孤王不管这闲事情。  
 慢说是皇亲与国戚，  
 在孤皇头上也管三分。  
 回头来再封贺氏嫂，

		细听孤王将你封： 封你寿仙宫中为皇后， 你与孤代管六院与三宫。 孤王不是也要管， 万里江山是你母子们。
贺后	(白)	大太保，儿吓！
赵光义	(西皮摇板)	一事未了一事起， 死的皇侄未曾封。 王有一子赵德晋， 将儿贬娘军一名。 为什么将儿贬的远， 我与皇侄长性情。 封过一个又一个， 再叫王侄听孤封： 王的清消府改为贤王府， 王侄府里可安身。 王又赐三尺凹面铜， 言与朝内文武听： 哪一家若把御路行， 当即定斩不容情。 叔王府门金钉定， 御侄府门定银钉。 本该全用金钉定， 不分君来不分臣。 每年赐儿粮百合， 每岁赐儿万两金。 府门赐儿碑一座， 文过下轿武离鞍。 慢说满朝文共武， 皇叔到此也步挨。 皇儿你且殿角站， 叫声死侄且听封： 午门外盖一座祠堂庙， 皇侄儿你且去安身。 每日文武官把香来上， 到晚来为王我参封点灯。 回头来又尊贺氏嫂， 孤有言来听分明： 赐你一把斩杀剑， 还有一对龙凤灯。 斩杀剑来龙凤灯， 你母子双双下龙庭。
贺后	(西皮摇板)	好一个有道的二王爷， 金殿之上把我封。 手挽着小姣儿金殿跪定， 你把我孤儿寡妇好看承。
赵光义	(西皮摇板)	皇嫂嫂说的哪里话， 你的儿为王也心疼。
贺后	(西皮摇板)	叩罢头来龙恩谢， 母子双双下龙庭。
潘洪	(白)	送国太！
贺后	(白)	吓，奸贼！
	(西皮摇板)	回头来再与奸贼论，

本后言来听分明：  
你女坐在昭阳院，  
本后执掌寿阳宫。  
如若犯了我的手，  
我把你刮舌熬油掌长灯。

(贺后下。)

潘洪 (白) 送八千岁！  
赵德芳 (白) 你送八千岁，你可认得八千岁吓！  
潘洪 (白) 认得八千岁！  
赵德芳 (白) 你认得我怀抱何物？  
潘洪 (白) 我认得是凹面金铜。  
赵德芳 (白) 你认得凹面金铜，恐凹面金铜可不认识你！你要在朝走得正，保得端；倘若一步走错，过着小王我与你这奸贼算账！

(赵德芳下。)

赵光义 (西皮摇板) 皇嫂皇儿下金殿，  
一块金砖落了台。  
(白) 潘爱卿听旨。  
潘洪 (白) 臣。  
赵光义 (白) 光禄寺大排筵宴庆贺，文武官员领旨下殿。  
众朝官 (同白) 臣等领旨。

(同下。)

(完)